

釋志

七

卷十六

兼采

卷十七

尚論

繹志卷十六

竟陵石莊胡承諾謨

兼采篇第五十八

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正統之文所自始。文中子曰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以正統立論之始。前此習鑿齒著論廢魏矣。謂魏旣無德又未混一。比於漢高不承楚懷則晉當嗣漢不當嗣魏。此正統義例所由來。非論正統也。皇甫湜曰往之著書有帝元。今之爲錄皆閏晉。然則正統有論其昉於唐乎。文中子生周隋之末不忍天下無定主故倣春秋爲元

經春秋之指尊王室元經之指明正統二書似同實則不同也春秋志存褒貶元經志存統系嚴褒貶者所以正行事事正則天下治明統系者所以止僭亂僭亂止則生民安其治安之心一也而用有緩急之異尊王之指不待表於統系善惡旣明則王道自尊王道尊而君位固矣正統之論似有裨於尊王然有旣得之人有必不可奪之勢所云止僭亂者安在哉所以元經雖存而長於治人必不能比春秋故不甚表揚也正統所在遞有予奪五德之家以秦爲閏位論者因之遂以秦爲閏統凡後此不正不一者皆謂之閏此可疑者一也王

通生河汾之間進始皇而黜齊梁唐人承隋氏之基隋
受於周有周承於梁之說唐人襲用之故正東晉而閏
元魏此可疑者二也朱子以三國無主舉蜀紹漢論雖
近正其爲不正不一則無異有云中山靖王後者昔賢
論其難辨猶宋武之紹楚交南唐之引吳恪不得比光
武晉元帝也此可疑者三也故歐陽子曰正統有時而
絕司馬公作書亦云正閏之際非所敢知夫正統者所
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也一則無取偏安正則深
惡僭竊故其爲說也上有所承下有所受爲一例居中
夏爲一例有道德爲一例司馬公曰苟未能混一天下

此三端者皆不可承統也。夫不一固有定形，不正亦有定論。然而儒者無予奪之權，安得取既有者奪之，彼以不義得天下者，雖奪之亦無所懲。正者無以增其美，閏者不能正其失，善惡得失不在統系之中。撥亂反正亦非游夏以下語言文字之事，故正統之論可以不作也。或有時而絕，如歐陽子或置，諸不言。如司馬公其義始無敝也。楊奐以歷代之統分爲八例，八例之中又各有常變，其說彌紛，其卻彌多。然而篡弑之人直奪其統，不使在八例中，義正法嚴亦不朽之見也。國家之禍莫大乎嫡庶不明，因使儲位不定，爲人君者疑於弟幼而

貴兄長而卑而無所決爲人臣者惑於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而不敢爭此襄惠所以危而後定朝猛所以亂而兩棄也。惟母后正位於內媵妾不敢上僭雖繼嗣起於微賤而先君之嬖莫非其嬖則先君之子莫非其子所以致元子之孝篤文母之愛也。若名號假借嫡庶相軋不獨害及允嗣他日配享之典亦復紊亂所失不一端也。東京以後國家不幸有故掖庭之內遂欲宰制神器於是貪立幼弱委事父兄一朝覆敗身犯霧露家嬰縲綬一禍也。權歸異姓雖身爲奧主亦莫能收二禍也。卽無二禍而造膝請問之事不得不屏政事鮮得宜矣。必

不能斥絕宦官而出納王命皆歸貂璫矣。漢之和熹可謂賢矣。然大過有三。後宮皇子皆夭歿。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帝崩之日。迎百日兒立之。是與趙昭儀同惡一也。久貪朝政。惡聞復辟之言。二也。令出房闈。養成宦官之勢。三也。故掖庭臨朝。必非禮易之指。宋武手詔所宜取法。若唐中葉以後。不置椒房。或云先事慮患。預遠牝雞之禍。亦非知禮之論也。庶子爲君所以祀其母者。三傳之說不同。公羊左氏皆云得同夫人之禮。旣同夫人之禮。則入廟與世祀皆不殊嫡夫人矣。獨穀梁之說不然。謂當別立宮。而以公子主其祭。公子者公之母

弟或先君之庶子也其祭享之事終其子之爲君而止
孫則止祭嫡祖母不祭庶祖母也此義出喪服記鄭氏
之解但恐孝孫之情終不能禁則越禮之愆反不可盡
責不如左氏之義爲得其平然廟有二后亦覺未安明
有三太后之禮於奉先殿右別立奉慈殿大義私恩並
行不悖吳文定公所定蓋用潁梁爲其母築宮之義也
至世宗時孝肅太后庶曾祖母也孝穆太后庶伯祖母
也孝惠太后庶祖母也世宗皆祭之則子祭孫止之說
亦未從也明制廟中配帝一后陵所附葬乃有二三后
廟祀與陵祀不同三太后既不附廟又不附陵世宗疑

之禮官請奉於陵殿其主但題皇后不書帝諡而奉慈
之享罷矣不奉於廟而奉於陵無匹嫡之嫌有相從先
君之義又不夷於諸嬪之中禮之變而得正者漢和帝
行之矣厥後順帝因之可法不疑題曰皇后而無帝諡
其名亦順也穀梁之義謂仲子惠公母不當於隱時祭
之非譏立廟也若胡氏以考宮爲非禮則庶子爲君更
無祭其所生之地此議必不可從奚取法之正義之嚴
乎定此制者故當以不祔廟而附陵爲正也嗣君受
顧命之禮古無可據之文見於經者僅有康王之事蘇
氏謂君臣冕服非禮而引孔子因喪服以冠之義爲據

夫朝廷典禮當直舉本義節取他文以意通之非王家所據也冠禮之義通於受顧命是以文字之業爲典禮之據豈其然乎夫喪服嗣寶位後世必不可行康王所用麻冕黼裳乃天子祭服尙與龍袞有異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亦非純用祭服也故注云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爾時所用之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此必非倉卒所定或卽古來相傳之服前此旣無可考不如直以康王爲據也又謂不當吉服朝諸侯引叔向辭嘉服見新君之義夫天子見諸侯無答拜之禮而主喪之孤有拜稽顙之禮記曰稽

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然則大行之前非嗣子不可答拜也蓋大行初喪不可一日無君又不可遂行卽位之禮代先君答拜者卽爲後之人所謂嗣子定位於初喪以主喪之位定其爲君非謂初喪時遽以袞冕卽尊位也傳咸曰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康王甫受顧命卽朝諸侯或亦從禮之變然於是日覲見獨爲答拜不在大行殯次而答拜且對其臣稱名明乎其以喪禮見非尋常朝會之比以此思哀哀亦未忘且古今殊邈書缺有間安知非歷世相傳如是何所據而責以變服也叔向所辭乃列國之大

夫欲以弔喪之餘遂見新君近乎不敬是以辭之王朝
初喪據之亦甚不倫學者勿承其誤也所當疑者古者
嗣君卽位在大行五日旣殯後所謂正棺兩楹之間然
後卽位也太保卽以是日正康王之位蓋必有故胡氏
所云一失機會恐萌窺伺之心者事或有之至云卽位
之禮嗣君不離哀次告廟臨羣臣皆以冢宰攝之則不
可行也夫禮之變不得已而變者也其所習行必不可
從從之則有亂故變其舊制以通之非棄舊也所以止
亂也世代旣久所云變者又成典故習行而無亂姑從
所安可矣又欲變之恐人情震駭不軌者因生其心非

以弭禍釁安社稷也。惟必不可變者則執古義繩之。如未踰年改元是謂有死君舍適嗣立愛子越冢孫議支庶是謂輕宗社皆倒置綱常亂在旦夕過此以往不得引上古久遠之義變人情久安之法也。惟諒闇之禮尙爲可行不必如古者三年不言但樸素以居承祭而戚猶爲古禮之可從者。唐敬宗見弑江王爲宦官所奉雖罪人已得尙未正位也。宦官問其禮於韋處厚處厚對以詰朝用王敎布告中外以討平內亂之事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卽位此亦變之正也。時勢至此安得不稍從其變而必稽考古制或云諒闇不

言或云正棺兩楹亦不倫矣人君大漸之時舉朝之臣同聞顧命天下之公也後世受遺輔政不過數人人主之私也倉卒之際或引母后或引宗子或引勳戚皆非長策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於義爲長是以成王之崩大臣出令者羣臣將命者莫非平日舊職不以臨時易置使幸進徼功之人乘變入其間太子入自端門居憂翼室以示名器久定不自今日始也所以人心晏然亂無由生唐太宗崩於離宮太子在側爾時猶以羽檄發六府甲士四千衛太子入京師其皇遽如此不若成王之鎮定矣若輔政之人別有拔擢移易同爲大臣有得

有不得者其得者不可孤立無助必引氣類相近之人以相倚仗以相謀議其不得者勢不免疑懼而思所以自全朝廷之上人各有心猜防互設必有奸邪起而乘之陰竊國命者矣三代而後若漢之高祖文景皆不置受遺之臣惟武帝欲立少子始命霍光行周公之事而燕王上官之變由此而生爭權相滅宣帝命蕭周受遺以爲經術之士可以決疑定難也而又參任史高以成內外相維之勢不思貴戚之人彊力有餘學問不足賓客鮮克皆賢子弟不能無欲皆與經術之士相抗衡者又且婦人宦寺從來與外戚相比婦寺邀寵必借譽勳

戚勲戚攬權亦布腹心託耳目於婦寺所以終始一心
必不相負此又經術士之敵仇也一庭之上兩家竝立
門戶塗徑從此遂分終於小人勝君子敗亦何益哉然
此猶其小者至魏明帝參任懿爽而其事大敗矣方其
始也私謂殺其事權以撓其勢豈知事權旣均桀者偏
重從而除其所忌有若振槁故文中子曰大臣均權而
魏命隳矣亦有宮掖定位外庭不聞羣小翼戴朝士不
敢非至宋甯宗末命而亂極矣皆由先君私其親暱掖
庭樹其黨援也故受遺輔政不宜偏授也立君大事
也春秋之義與義不與眾與正不與賢所云義且正者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貴有常尊長有定次有定者也母愛者子賢子愛者譽賢無定者也從其有定與之其無定者莫敢覬覦非分所以杜絕定策翼戴之萌也衛人立晉左氏美其得眾二傳皆惡其自立不與眾也齊小白入於齊以後事論則賢君也二傳皆許內之弗受不與賢也蓋主鬯重利也有一人握其要眾心不得不從者何眾之可信有大勢所必趨眾口不容不譽者何賢之可據所眾所賢未必皆公論與同德也和熹所以召安楊素所以翊煬其事可觀矣公穀二儒先事立法截然以衛人立晉小白入齊與篡竊同